

# 五個文本 玩轉舞台

# 眾聲喧嘩 說香港

眾聲喧嘩

時間：8月24至26日 晚上8時 8月25至26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前進進牛棚劇場



在香港的劇場中，一說表演要用上經典文本，看官們大概就有三分猶疑。不知從何時起，「經典文本」甚至「文本」，被等同於「難理解」、「小眾」、「文縷縷」……

「文本」不好碰，要「碰得好」更是考功力。幾個年輕的劇場人卻「偏向虎山行」，去年做出《碎夢人生同樂會》，從伍爾夫的《歐蘭朵》發想作品；今年再接再厲推出《眾聲喧嘩》，再拿文本「開刀」。只是這次他們野心更大，不是依賴一個文本，而是把五個文本揉碎重造，拼湊出當下的香港情狀。

《眾聲喧嘩》，夠不夠「薑」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演出劇本由方祺端撰寫，當時，他正在台藝大修讀表演藝術研究班，借由劇中的五個故事，他從海峽那端回望香港。這五個文本，是喬治·奧威爾的《1984》、藤子·F·不二雄的經典漫畫《叮噓》，賺人熱淚的愛情寶典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、戲曲本子《四聲猿》，以及古希臘悲劇《酒神女信徒》。

五個文本看來風馬牛不相及，方祺端卻覺得，這五個世界雜糅在一起，恰恰是某種程度上香港現實的寫照。「這五個世界，某種程度上在香港同時發生。《1984》的感覺越來越明顯，《叮噓》中的純真漸漸消失變質……正因如此，所以是『眾聲喧嘩』。」

十分有設計感的表演宣傳單張上，《眾聲喧嘩》四字的後面加上了一個括號，就像是一聲招呼，歡迎觀眾填入自己的答案。

一同參與該劇策劃，並在劇中飾演一角的成博民說，整個劇中有許多的獨白，雖然文字比較詩意和幻象，但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聯繫現實，讓觀眾產生聯想。「很多文本當涉及社會的時候都會切入去討論很多社會議題，但是這個文本不同，它要說的其實是個人和群體，面對社會問題時個人要如何處身。觀眾是可以聯繫到自身的現實的。」

## 叮噓的惆悵

讓人最好奇的是，這五個風格迥異的文本怎麼聯繫到香港現實？演出的五個部分，分別對應五個文本，但通過方祺端的撮取、改編與重新發展，以五個故事為出發點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語境。

選取《1984》，方祺端想要抽取其中令人倍感壓抑的強烈氣壓，通過對白與表演，向觀眾傳遞那種無以名狀卻令人



無處可逃的氣壓。透過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，他想要追問「愛」的真意——愛是否有標準？愛又是否有性別之分？羅密歐和茱麗葉的愛為人讚頌，羅密歐和羅密歐、茱麗葉和茱麗葉的愛是否也能贏得祝福？

他用《四聲猿》中「狂鼓史漁陽三弄」的故事來寓示個人與群體的關係，劇場中空響的鼓聲也許就是屬於你、我、他的那把聲音。在《酒神女信徒》中，他則想要觀眾觀照自身。當酒神對底比斯王彭透斯說出「你其實不知道你是誰」的結語時，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會聯想：我是誰？我的身份由誰賦予？答案又在何方？

但最令人感懷的那個故事，也許是《叮噓》。

這個天馬行空的故事陪伴了我們多少童年時光？裡面的人物角色好似真的就是身邊的小夥伴，一起冒險的日子純真又美好。可這故事放在現時的世界，卻像是個刺痛人的微笑，惆悵又悲傷。「《叮噓》對我來說，是很正面的故事，很赤子之心。但在現在的世界中，我們好像正少了這個東西。我們教導小朋友不再是『赤子之心』，而是『識時務者為俊傑』，是『要贏在起跑線』上。」對方祺端來說，《叮噓》的世界不是競爭殘酷的現實世界，而是一場小朋友的遊戲，在這個世界中，哪怕是貌似壞人的技安其實也不過是另一個比較兇的小夥伴，始終是充滿想像與友情的童年時光。「但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的小朋友，所面對的卡通世界已經不是那樣了。比如現在的小朋友喜歡玩Angry Birds，對我來說這遊戲其實挺殘忍，某種程度上和911的感覺一樣，用自己的身體來撞死敵人，裡面的豬仔也絕不是你的朋友。用《叮噓》這個文本，是想要去說現在的世界和以前差很多。現在也有叮噓，但是好像變成了一個圖像，一個Icon，而不是一個真的朋友。叮噓已經變

成了一個消費的對象。我想藤子·F·不二雄並不想大家消費叮噓，而是希望小朋友們健康地充滿勇氣地成長，能夠去追尋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。」現在的叮噓仍正「當紅」，但寄託在它身後的美好情意卻早已消逝了。

方祺端眼中的香港，眾聲喧嘩，嘈雜得聽不到真正的聲音，有時甚至只餘幻象。通過這個劇，他希望嘗試去找回一些聲音，「當然我知道我不能替任何人發聲，但卻可以找回一些屬於我自己的聲音。」

## 劇場仍不夠百花齊放

在台灣讀書時，方祺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台灣劇場的「夠薑」（膽子夠大）。「他們很想試東西，也嘗試了很多東西，當然其中失敗多於成功，但一直在試。而且那種嘗試不是只是在很窄的方向中，而是很多東西都可以試。比如可以用京劇crossover國家交響樂團，比如嘗試結合打鼓和劇場的方法。他們的嘗試可以很不同，相對來說，是真的百花齊放。他們的觀眾相對上也都開放些。比如你試了一套新的東西，觀眾都覺得不明白做的是甚麼，但當你下一次再試的時候，大部分觀眾還是會去看你試甚麼。觀眾的眼光和接受程度大些，主動性也強一些，某些觀眾也願意去看導讀文章，還會自己嘗試再去解讀表演中的東西。」

成博民說，這次做《眾聲喧嘩》，也是想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。詩意的文本，簡潔的舞台，都在在挑戰演員的表演功力。演出邀請來梁寶榮作現場演奏，其所創作的音樂或聲音也將成為演出中的角色，而不只是附加於演出上的「配樂」。「我同意阿端所說，現在的劇場不夠百花齊放，我也希望通過演出找回所謂劇場中最純粹的東西。」

光是這個想法，是不是已經「夠薑」？

# 香港大會堂 50周年

大會堂的前世今生——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(5)

每月登場

## 演藝節慶豈是易事？

當年大會堂開幕，市政局議員（後任主席）張有興希望不久將來香港可以舉辦一個亞洲藝術節，適當時候，舉辦國際藝術節。張主席此一「不久」的「希望」卻是要到十一年後才得以實現，以國際性演藝節目為主要內容的香港藝術節終於在1973年創辦。

今日香港各種「名堂」的演藝節慶活動幾乎多不勝數，但六十年代大會堂建成的年代，香港社會經濟剛起飛，藝術人口有限，藝團亦全是業餘性質，並不具備舉辦節目密集的節慶式演藝活動的條件。事實上，1955年至1960年間，香港已嘗試辦過好幾屆香港藝術節，有各種不同的表演藝術，幾全由香港本地的演藝團體演出；也有展覽，每年除在天星碼頭東邊的中心場地舉行開幕節目的各種歌舞表演，和展出視藝作品外，其餘參演項目便全由各演出單位自行選定場地，依排定時間演出，性質頗為蕪雜，節目質素便難免極為參差，當年也就有人揶揄，「到淺水灣看日落，好過看香港藝術節的節目」，為此，只辦了幾年便停辦了。

### 演出半場觀賞煙花

大會堂啟用十年後，1973年2月香港藝術節「復活」。這回旅遊局大力支持，投下大本錢，自歐美邀請了不少大師名家，奈何定位錯誤，以為可吸引大量遊客，結果在連續多年票房失利下，才慢慢走上軌道，到今年辦到第四十屆，已成為在國際藝壇上建立品牌地位的活動。

早期香港藝術節的節目都集中在香港大會堂，但大會堂的檔期實在緊張，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初期，歲晚新春的大節假日，仍然是演出不綴。1983年的2月13日適逢年初一，當晚維港大放煙花，而香港藝術節在大會堂音樂廳則安排了烏克蘭蘇加民族舞蹈團，在劇院安排了加拿大銅樂五重奏的演出。為防過強的煙火聲浪會對演出帶來影響，當晚兩場演出都作出特別安排，晚上九時鳴放煙花前結束上半場後的半場休息，時間延長為半小時，用以讓觀眾步出大會堂欣賞一年

一度的煙花鳴放。當晚半場看完繽紛的民族舞，或聽完加拿大璀璨的銅管樂，到半場小休再分據有利陣地觀賞煙花，這樣子難得的雙料娛樂機會，隨後似乎再沒有出現了。後來香港藝術節的節期索性避開農曆新年，半場休息看煙花亦成歷史了。不過，意外地，七一香港回歸之夜，女高音江樺在大會堂舉行從藝五十年音樂會，亦在第一幕演出後，特別安排休息，觀眾觀賞八時開始的煙花盛會。原來鳴放煙花的強大低頻聲浪，能「穿牆入室」，確是大會堂音樂廳的「死穴」。

至於張有興口中的亞洲藝術節，則到1976年由市政局獨力創辦。籌辦時大家都有點「茫無頭緒」，除了邀得日本的鍋島吉朗（Yoshiro Nabeshima）擔任義務顧問，提供意見，便由大會堂的同事去想方設法了。當年負責統籌有關節目的周勇平（今日藝發局的行政總裁），憶述當時接下任務後的心情，大有「偏向虎山行」，和「初生之犢」的精神，想盡各種辦法去聯絡有關人等，特別是通過各亞洲國家駐港領事館，要求提供資料，最後終能準時揭幕！

亞洲藝術節辦到1986年第十一屆後，改為隔年舉辦，到1998年回歸後，共舉行了十七屆便停辦，完成歷史任務了。

### 兒童合唱的國際影響

市政局於創辦亞洲藝術節翌年（1977年）7月還主辦為期十二天的「維也納輕歌劇節」，自歐洲邀來指揮家Rudolf Gerstenbauer，舞台監督Wolfgang Mika，和八位富有歌劇舞台經驗的歌唱家，聯同香港管弦樂團、香港歌詠團、香港芭蕾舞學會，演出了兩齣輕歌劇《蝙蝠》和《風流寡婦》（Merry Widow），合共演出八場；此外還有兩場「歌劇精華」音樂會，演唱的幾全是德國著名歌劇中的選曲。成為當年少見



■1977年舉辦的維也納輕歌劇節場刊封面。

的，甚至可說是香港開埠以來難得一見的歌劇盛會，但只辦了一次便「壽終正寢」，再沒有續辦下去。

然而亦有只辦一次便帶來重大影響的節慶活動，那是1982年為期一周的香港國際兒童合唱團音樂節（7月18日至24日）。當年共安排了十八場音樂會，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和劇院舉行的各有三場。除身為東道主的香港兒童合唱團，還邀得來自四大洲的九個國際著名兒童合唱團參加。這次音樂節的成功舉辦，促成了國際兒童合唱及表演藝術協會（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ldren's Choral & Performing Arts，簡稱ISCCPA），於1983年在美国鹽湖城成立，身為「香兒」舵手的葉惠康順理成章地獲選為董事會第一任主席。就香港而言，更刺激了隨後多次在香港舉行的兒童合唱匯演交流活動，如1983年8月7日至21日由文化署（新界科）主辦，邀請了「香兒」和新界七個兒童合唱團進行的「新界區兒童合唱團匯演」；1984年1月底由音樂事務統籌處及觀塘兒童合唱團合辦的「兒童合唱團雙周大會串」，和1988年11月至12月間，由區域市政局主辦的「區域小天使大合唱」，都是八十年代對香港兒童合唱發展帶來動力的重要活動，都可說是1982年香港國際兒童合唱團音樂節引發的大型活動。

另一誕生於大會堂，影響力更為重大的，則是現今不僅在大中華，甚至世界影壇上都具有地位的香港國際電影節。此一節慶活動緊接着1976年亞洲藝術節創辦後翌年推出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當年只是試辦性質，經費只有十一萬元，只能按外國影展場刊「隔山買牛」，遲遲節日才能落實，只有大會堂劇院一個放映場地，合共放映了故事長片三十七部，短片七部；觀眾人次多達十六萬人次，此一意外的成功，和第一映室（Studio One）多年來以大會堂作為推動藝術電影的基地有很大關係。詳情且留下一篇再交代了。（待續）

## 活動推薦

### 音樂劇《樂器推銷員》

香港歌劇院夏令營即將推出音樂劇《樂器推銷員》。此劇將由本港超過110位年齡5至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演出。演出自四月起招生，反應熱烈。能夠踏上舞台的兒童及青少年都是得到學校或音樂老師推薦，並通過重重面試後甄選出來賦有音樂天分的優秀歌唱演員。經過為期三周的聲樂、舞蹈課程和排練實踐，《樂器推銷員》的演出將會讓每一位參與其中的演員經歷一次全面的音樂之旅。演出講述對音樂一竅不通的騙子 Harold Hill「教授」來到愛荷華州河濱市，計劃設下他那天衣無縫的騙局，游說當地人組成一個少年樂隊，以避免孩子們受到新興玩意的壞影響而誤入歧途。他準備從父母們身上取得購買音樂樂器和樂隊制服的錢後，便逃之夭夭，被騙財的父母將既失望且憤怒。市長Shinn和圖書館管理員Marian對Hill起了疑心。然而，Hill對Marian那害羞的弟弟產生了正面影響，Marian因而受到感動，並協助隱瞞真相，更成為Hill的愛人。雖然Hill成功贏得人們的信任，但最終他的騙局敗露。Hill可以選擇逃離河濱市，然而他對Marian的愛驅使他留下來面對刑罰。Hill被帶到市鎮會議，他的命運將會如何？演出長約80分鐘，將以英語演唱，並配有中文字幕。

時間：8月18日 下午3時及晚上8時  
8月19日 下午3時  
地點：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  
查詢：2234 0303